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集部
·
欧阳修
诗文集

(中)

李 雯 瑶 主 编

目摇摇录

欧阳修文集卷四十六	员
准诏言事上书	员
欧阳修文集卷四十七	员
答李诩第二书	员
与荆南乐秀才书	缘
答吴充秀才书	愿
上杜中丞论举官书	猿
欧阳修文集卷四十九	猿
祭尹师鲁文	猿
欧阳修文集卷五十	猿
祭石曼卿文	猿
欧阳修文集卷五十九	猿
本摇论	猿
原摇弊	源
欧阳修文集卷六十三	缘
丛翠亭记	缘
非非堂记	缘
樊侯庙灾记	远
伐树记	远
戕竹记	缘
养鱼记	远
游□亭记	远

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	苑
欧阳修文集卷六十四	苑
送陈经秀才序	苑
欧阳修文集卷六十五	苑
七贤画序	苑
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	苑
桑怿传	愿
欧阳修文集卷六十六	愿
上范司谏书	愿
欧阳修文集卷六十七	愿
与高司谏书	愿
与尹师鲁第一书	缘
欧阳修文集卷六十八	缘
答祖择之书	缘
与田元均论财计书	愿
欧阳修文集卷七十二	愿
洛阳牡丹记	愿
欧阳修文集卷七十三	原
读李翱文	原
记旧本韩文后	苑
题青州山斋	园
欧阳修文集卷七十五	员
贾谊不至公卿论	员
欧阳修文集卷一百一十六	员
乞减放逃户和余札子	员
欧阳修文集卷一百二十六	员

归田录·····	员藪
欧阳修文集卷一百二十七·····	员藪
归田录·····	员藪
欧阳修文集卷一百二十八·····	员藪
诗谣话·····	员藪

欧阳修文集卷四十六

准诏言事上书

月日，臣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。臣近准诏书，许臣上书言事。臣学识愚浅，不能广引深远，以明治乱之原，谨采当今急务，条为三弊、五事，以应诏书所求，伏惟陛下裁择。

臣闻自古王者之治天下，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，则心愈劳而事愈乖；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，则言愈多而听愈惑。故为人君者，以细务而责人，专大事而独断，此致治之要术也；纳一言而可用，虽众说不得以沮之，此力行之果断也。知此二者，天下无难治矣。

伏见国家自大兵一动，中外骚然，陛下思社稷之安危，念兵民之疲弊，四五年来，圣心忧劳，可谓至矣。然而兵日益老，贼日益强，并九州之力讨一西戎小者，尚无一人敢前，今又北戎大者违盟而动，其将何以御之？从来所患者夷狄，今夷狄叛矣；所恶者盗贼，今盗贼起矣；所忧者水旱，今水旱作矣；所赖者民力，今民力困矣；所须者财用，今财用乏矣。陛下之心，日忧于一日；天下之势，岁危于一岁。此臣所谓用心虽劳，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。近年朝廷开发言路，献计之士不下数千，然而事绪转多，枝梧不暇。从前所采，众议纷纭，至于临事，谁策可用？此臣所谓听言虽多，不如力行之果断者也。

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尚阙者，不过曰无兵也，无将也，无财用也，无御戎之策也，无可任之臣也。此五者，陛

下忧其未有，而臣谓今皆有之。然陛下未得而用者，未思其术也。国家创业之初，四方割据，中国地狭，兵民不多，然尚能南取荆楚，收伪唐、定闽岭，西平两蜀，东下并、潞，北窥幽、燕。当时所用兵、财、将、吏，其数几何？惟善用之，故不觉其少。何况今日，承百年祖宗之业，尽有天下之富强，人众物盛，十倍国初，故臣敢言有兵、有将、有财用、有御戎之策、有可任之臣。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，其故何哉？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。

何谓三弊？一曰不慎号令，二曰不明赏罚，三曰不责功实。此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。臣闻号令者，天子之威也；赏罚者，天子之权也。若号令不信，赏罚不当，则天下不服。故又须责臣下以功实，然后号令不虚出，而赏罚不滥行。是以慎号令，明赏罚，责功实，此三者，帝王之奇术也。自古人君，英雄如汉武帝，聪明如唐太宗，皆知用此三术，而自执威权之柄，故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。汉武好用兵，则诛灭四夷，立功万里，以快其心。欲求将，则有卫、霍之材以供其指使，欲得贤士，则有公孙、董、汲之徒以称其意。唐太宗好用兵，则诛突厥，服辽东，威振夷狄，以逞其志。欲求将，则有李靖、李勣之徒入其驾馭，欲得贤士，则有房、杜之徒在其左右。此二帝者，凡有所为，后世莫及，可谓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。无他术也，惟能自执威权之柄耳。

伏惟陛下以圣明之姿，超出二帝，又尽有汉、唐之天下。然而欲御边，则常患无兵；欲破贼，则常患无将；欲赡军，则常患无财用；欲威服四夷，则常患无策；欲任使贤材，则常患无人。是所求皆不得，所欲皆不如意，其故无

他，由不用威权之术也。自古帝王，或为强臣所制，或为小人所惑，则威权不得出于己。今朝无强臣之患，旁无小人偏任之溺，内外臣庶，尊陛下如天，爱陛下如父，倾耳延首，愿听陛下之所为，然何所惮而不为乎？若一日赫然执威权以临之，则万事皆办，何患五者之无？奈何为三弊之因循，一事之不集？

臣请言三弊：夫言多变则不信，令频改则难从，今出令之初，不加详审，行之未久，寻又更张。以不信之言，行难从之令，故每有处置之事，州县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，则官吏或相谓曰“且未要行，不久必须更改”，或曰“备礼行下，略与应破指挥”。旦夕之间，果然又变。至于将吏更易，道路疲于送迎；符牒纵横，上下莫能遵守。中外臣庶，或闻而叹息，或闻而窃笑，叹息者有忧天下之心，窃笑者有轻朝廷之意。号令如此，欲威天下，其可得乎？此不慎号令之弊也。

用人之术，不过赏罚。然赏及无功，则恩不足劝，罚失有罪，则威无所惧，虽有人，不可用矣。太祖时，王全斌破蜀而归，功不细矣，犯法一贬，十年不问。是时方讨江南，故黜全斌，与诸将立法，及江南已下，乃复其官。太祖神武英断，所以能平定天下者，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。昨关西用兵，四五年矣，赏罚之际，是非莫分。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，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，则诸将谁肯立功矣。裨将畏懦逗留者皆当斩罪，或暂贬而寻迁，或不贬而依旧，军中见有罪者不诛，则诸将谁肯用命矣？所谓赏不足劝，威无所惧，赏罚如此，而欲用人，其可得乎？此不明赏罚之弊也。

自兵动以来，处置之事不少，然多有名而无实。臣请略

言其一二，则其他可知。数年以来，点兵不绝，诸路之民半为兵矣，其间老弱病患，短小怯懦者，不可胜数，兵额空多，所用者少，是有点兵之虚名，而无得兵之实数也。新集之兵，所在教习，追呼上下，民不安居，主教者非将领之材，所教者无旗鼓之节，往来州县，愁叹嗷嗷，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，又无训齐精练之法。此有教兵之虚名，而无训兵之实艺也。诸路州军分造器械，工作之际已劳民力，犍运般送又苦道涂，然而铁刃不刚，筋胶不固，长短大小多不中度。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，不计所用之不堪，经历官司又无检责。此有器械之虚名，而无器械之实用也。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，执钝折不堪之器械，百战百败，理在不疑，临事而悟，何可及乎！故事无大小，悉皆卤莽，则不责功实之弊也。

臣故曰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。万事不可尽言，臣请言大者五事：其一曰兵。臣闻攻人以谋不以力，用兵斗智不斗多。前代用兵之人，多者常败，少者常胜。汉王寻等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，退而归许，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四五万，是用兵多则败、少则胜之明验也。况于夷狄，尤难以力争，只可以计取。李靖破突厥于定襄，只用三千人，其后破颉利于阴山，亦不过一万。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，不可悉数，盖兵不在多，能以计取尔。故善用兵者，以少为多；不善用者，虽多而愈少也。为今计者，添兵则耗国，减兵则破贼。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，可谓多矣。然训练不精，又有老弱虚数，则十人不当一人，是七

八十万之兵，不当七八万人之用。加又军无统制，分散支离。分多为寡，兵法所忌。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，故常战而常败也。臣愿陛下赫然奋威，敕励诸将，精加训练，去其老弱，七八十万中可得四五十万数。古人用兵以一当百，今既未能，但得以一当十，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。此所谓善用兵者以少而为多，古人所以少而常胜者，以此也。今不思实效，但务添多，耗国耗民，积以年岁，贼虽不至，天下已困矣。此一事也。

其二曰将。臣又闻古语曰“将相无种”，故或出于奴仆，或出于军卒，或出于盗贼，惟能不次而用之，乃为名将耳。国家求将之意虽劳，选将之路太狭。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，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；试将材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，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；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，以其贫贱而薄之，不过与一主簿、借职，使其怏怏而去，则古之屠钓饭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。至于无人可用，则宁用龙钟跛躄、庸懦暗劣之徒，皆委之要地，授之兵柄，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。前日澶渊之卒几为国家生事，此可见也。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，但云当今之无将。臣愿陛下革去旧弊，奋然精求。有贤豪之士，不须限以下位；有智略之人，不必试以弓马；有山林之杰，不可薄其贫贱。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，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，又何患于无将哉？此二事也。

其三曰财用。臣又闻善治病者，必医其受病之处，善救弊者，必寻其起弊之源。今天下财用困乏，其弊安在？起于用兵而费大故也。汉武好穷兵，用尽累世之财，当时勒兵单于台，不过十八万，尚能困其国力。况未若今日七八十万，

连四五年而不罢，所以罄天地之所生，竭万民之膏血，而用不足也。今虽有智者，物不能增，而计无所出矣。惟有减冗卒之虚费，练精兵而速战，功成兵罢，自然足矣。今兵有可减之理，无人敢当其事；贼有速击之便，无将敢奋其勇。后时败事，徒耗国而耗民。惟陛下以威权督责之，乃有期耳。此三事也。

其四曰御戎之策。臣又闻兵法曰：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。”北虏与朝廷通好仅四十年，不敢妄动，今一旦发其狂谋者，其意何在？盖见中国频为元昊所败，故敢启其贪心，伺隙而动尔。今若敕励诸将，选兵秣马，疾入西界，但能痛败昊贼一阵，则吾军威大振，而虏计沮矣。此所谓上兵伐谋者也。今訶事者皆知北虏与西贼通谋，欲并二国之力，窥我河北、陕西。若使二虏并寇，则难以力支。今若我能先击败其一国，则虏势减半，不能独举。此兵法所谓伐交者也。元昊地狭，贼兵不多，向来攻我，传闻北虏常有助兵。今若虏中自有点集之谋，而元昊骤然被击，必求助于北虏。北虏分兵助昊，则可牵其南寇之力；若不助昊，则二国有隙，自相疑贰。此亦伐交之策也。假令二国克期分路来寇，我能先期大举，则元昊苍皇自救不暇，岂能与北虏相为表里？是破其素定之约，乖其克日之期。此兵法所谓亲而离之者，亦伐交之策也。元昊叛逆以来，幸而屡胜，常有轻视诸将之心，今又见朝廷北忧戎虏，方经营于河朔，必谓我师不能西出。今乘其骄怠，正是疾驱急击之时。此兵法所谓出其不意者，此取胜之上策也。前年西将有请出攻者，当时贼气力方盛，我兵未练，朝廷尚许其出师，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势，此不可失之时。彼方幸吾忧河北，而不虞我能西征，出其不意，此可

攻之势也。自四路分帅，今已半年，训练恩信，兵已可用，故近日屡奏小捷。是我师渐振，贼气渐衄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苟失此时，而使二虏先来，则吾无策矣。臣愿陛下不以臣言为狂，密诏执事之臣，熟议而行之。此四事也。

其五曰可任之臣。臣又闻仲尼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”况今文武列职遍于天下，其间岂无材智之臣？而陛下总治万机之大，既不暇尽识其人，故不能躬自进贤而退不肖；执政大臣动拘旧例，又不敢进贤而退不肖；审官、吏部、三班之职，但掌文簿差除而已，又不敢越次进贤而退不肖。是上自天子，下至有司，无一人得进贤而退不肖者。所以贤愚混杂，侥幸相容，三载一迁，更无旌别。平居无事，惟患太多，而差遣不行，一旦临事要人，常患乏人使用。自古任官之法，无如今日之缪也。今议者或谓举主转官为进贤，犯罪黜责为退不肖，此不知其弊之深也。大凡善恶之人，各以类聚。故守廉慎者各举清干之人，有赃污者各举贪浊之人，好徇私者各举请求之人，性庸暗者各举不材之人。朝廷不问是非，但见举主数足，便与改官，则清干者进矣，贪浊者亦进矣，请求者亦进矣，不材者亦进矣。混淆如此，便可为进贤之法乎？方今黜责官吏，岂有澄清纠举之术哉？惟犯赃之人因民论诉者，乃能黜之耳。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财赂者，亦强黜之吏，政事必由己出，故虽诛剥豪民，尚或不及贫弱。至于不材之人不能主事，众胥群吏共为奸欺，则民无贫富，一时受弊。以此而言，则赃吏与不材之人为害等耳。今赃吏因自败者，乃加黜责，十不去其一二。至于不材之人，上下共知而不问，宽缓容奸。其弊如此，便可为退不肖之法乎？贤不肖既无别，则宜乎设官虽多而无人可用也。

臣愿陛下明赏罚，责功实，则材皆列于陛下之前矣。

臣故曰五者皆有，然陛下不得而用者，为有弊也。三弊五事，臣既已详言之矣，惟陛下择之，天下之务不过此也。方今天文变于上，地理逆于下，人心怨于内，四夷攻于外，事势如此矣，非是陛下迟疑宽缓之时，惟愿为社稷生民留意。臣修昧死再拜。

【译文】

月日，臣子欧阳修冒死再次叩拜上书皇帝陛下。我近日依据诏书，允许臣子上书议论政事。臣的学问知识愚昧浅陋，不能广证博引，以阐明治乱的根本。谨选择现在的紧急事务，条陈出三个弊端和五件事情，以回应诏书的要求。听凭皇帝陛下降裁选择。

我听说从古代以来君王治理天下，虽为国事忧患勤奋，却不了解达到天下大治的要领和关键，那么越操劳事情就越混乱；虽然有纳谏的英明，却没有大力推行的果断，那么就会议论越多视听越迷惑。所以做君王的人，应该把小事情交给别人做，专擅大事并独自决断，这是达到天下大治的重要方法；采纳一条建议并认为可以实施，就是众人劝说也不能阻止，这是努力办事果断。了解了这两件事，天下就不难治理了。

看到国家从大批军队调动以后，朝廷内外一片纷乱。陛下考虑国家的安危，惦念军队和百姓的疲惫困顿，四五年以来，圣心忧虑烦劳，可以说达到了极点。但是战争旷日持久，叛贼愈来愈强大，集结全国的力量征讨一个西夏小地方，却没有一个敢于冲锋在前。现在又有北部边疆的大国违反盟约行动，那么将用什么防御它呢？历来忧患少数部族，

现在少数部族叛变了；所厌恶盗贼，现在盗贼揭杆而起；所忧患的是水旱灾害，现在水灾旱灾都发生了；所依赖的是百姓的力量，现在百姓的力量困乏了；所需要的是资财用品，现在资财物品缺少了。陛下的心情，一天比一天忧虑；天下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。这就是我所要说的用心虽苦，却不知道寻求天下大治的要领。近年来朝廷广开言路，献计献策的人士不下数千，但是事情头绪转入繁多，无暇应付。从前采纳的东西，众人议论纷纷，临到事情的关头，谁的谋策可以采用呢？这就是我谈的听取建议虽然很多，但不如果断地实行。

我想皇帝心里非常忧虑的也是现在尚不足的地方，不过是没有强大的军队，没有优秀的将领，没有资财物品，没有防御外敌的谋策，没有可以任用的大臣。这五件事情，陛下忧虑它们不具备，我却认为现在都具备。但陛下没有得到并使用它们，是没有思考使用的方法。国家创业开始的时候，四面八方割据，我们地域狭窄，军队和百姓不多，但还是能够向南夺取荆楚，收取南唐、安定闽岭，向西扫平两蜀，向东攻克太原和潞州，向北窥视幽燕之地。当时所使用的军队、资财、将领、官吏，数量有多少？只有善于使用他们，所以才不觉得少。何况现在，继承百年祖宗的基业，全部占有天下，人口众多物品繁盛，比建国之初富有十倍。所以我敢说有军队、有将领、有资财物品、有防御外敌的策略、有可以任用的大臣。但陛下都未能得到并使用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朝廷存在三大弊端。

什么是三大弊端？一是不慎重发布命令，二是不明确赏罚，三是不要实际效果。这三个弊端因循不改的根子在朝

廷，而很多事情松弛懈怠废弃毁坏在下面。我听说发布命令，是天子的威严；赏赐惩罚，是天子的权利。如果发布的命令不能取信于民，赏赐惩罚不得当，那么天下的人就不信服。因此必须让官吏追求实际效果，这样实行以后，天子的命令就不会白白地发布，赏罚也就不会滥行。因此，慎重发布命令，明确赏罚，要求实际效果这三件事，是帝王的特有的方法。从古代到现在的君王，英雄像汉武帝，聪明如唐太宗，都知道用这三种方法亲自掌握威势和权柄，因此需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，想做的事没有做不到的。汉武帝喜欢用兵打仗，就诛灭四边的少数部族，在万里边疆立功，让自己的心里快活。需要良将，就有卫青、霍去病等名将供他指挥。想得到贤士，就有公孙弘、董仲舒、汲黯等名臣出来实现他的意志。唐太宗喜欢用兵打仗，就诛灭突厥，征服辽东，威振少数部族以显示自己的志向。需要良将，就有李靖、李勋等名将供其驱使，想得到贤士，就有房玄龄、杜如晦等名臣围绕在他身边。这两位皇帝，凡是所做的事情，后世都无法做到，可以称得上需要的没有得不到的，想做的都能做得到。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是自己能掌握威势权柄罢了。

陛下无所不知英明圣哲的资质，超过了汉武帝和唐太宗，又全部有了汉朝和唐朝的天下。但是想防御边防，就经常忧虑没有军队；想击破盗贼，就经常忧虑没有良将；想供给军队，就经常忧虑没有资财物品；想以威势征服四方少数部族，就经常忧虑没有计策；想任用贤士良才，就经常忧虑没有人才。这些需要的东西都得不到，想做的事情都无法实现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不使用掌握威势权柄的方法。从古代以来的帝王，有的为强臣所制约，有的被小人所迷

惑，那么权柄就不能由自己掌握。现在朝廷上没有强臣的忧患，身边没有对小人片面信任的沉溺，朝廷内外臣子和百姓，尊崇陛下象大自然的主宰，热爱陛下像父亲，侧着耳朵，伸长脖子，原意听从陛下的所作所为，但是为什么畏惧却不去做呢？如果有一天赫然掌握权柄亲自统治，就万事都能办到，还忧虑什么五件事都办不到？为什么会坚持三个弊端依旧不改，一件事也做不成呢？

我请求谈谈这三个弊端。意见多次变化就不容易让人相信，号令频繁改变就难以让人听从。现在发布命令之初，没有详细审阅，施行不长时间，马上就又改变。以不能相信的意见，发布难以服从的命令，所以每次有需要办的事情，州县的官吏知道朝廷不是一定要实行的命令。官吏有的相互说：“命令不一定要实行，不久以后一定要更改的。”有的说：“按定例把公文转发下去，对新措施简单应付就可以了。”朝夕之间，果然又变了。至于将领官吏的改换，更是频繁的连地方官吏都疲于接送供应；公文纷乱、繁多，朝廷和地方都不能遵守。朝廷内外官吏百姓有的不断叹息，有的偷偷地笑。叹息的人有忧虑天下的心，偷偷笑的人有轻视朝廷的意思。发布的命令落到如此地步，想威严天下，能做得得到吗？这就是不慎重发布命令的弊端。

用人的方法，不过就是赏赐和惩罚。但赏赐没有功勋的人，就使恩惠达不到劝勉人民的目的；惩罚漏掉有罪的人，就会使威严让人不再畏惧。即使有人，也已不能使用了。宋太祖的时候，王全斌击破蜀国回来，功劳不小了，但触犯法令依然一下子贬谪十年不问。这时候正征讨江南，贬黜王全斌，就等于给众将领立法，等江南攻下后，又恢复了他的官

职。宋太祖英明果断，能平定天下的原因，就是他奖惩的法令都是这样。过去在关西发生战事，已四五年了，奖赏惩罚不分是非。大将因为没有功勋罢官的人仍然做官，军队中没有功勋的人不妨碍得到好的官职，众将领谁还肯立功。副将畏惧怯懦停滞不前的，都应当杀头，但是有的暂时贬官不久又升官，有的没有贬官仍然做官，军队中见有罪的人不杀头，众将领谁还肯去献身。因此说赏赐达不到鼓励目的，威严没有让人惧怕的地方，赏罚已经到了如此地步，却想任用人才，能够达到目的吗？这是赏罚不明的弊端。

自以军队调动以来，处置的事情不少，但多数有名无实。我请求简略地谈其中的一二件，那么其它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。数年以来，征兵没有停止过，各路的百姓一半做了士卒，他们中间老弱病患、胆小怯懦的人不可胜数，军队中名额空虚很多，实际被利用的很少，这是只有征兵的虚名却没有获得士卒的实际数字。新征的士卒，就地训练，追赶呼喊公差，百姓不能安居，主持训练教导的人，没有领兵打仗的才能，受教导的人也没有当兵打仗的气节，往返来去的州县，愁苦叹息的声音不绝，既多数是老弱病患年幼怯懦的人，又没有训练齐整精练的方法。这是有教练士卒的虚名却达不到练兵的实际目的。各路的州和军都分别打造器械，打造的时候已经劳苦百姓，路途载运搬送又让百姓再次受苦，但是铁刃没有刚性，制造弓箭的筋胶不牢固，器械长短大小都不合规格。制造器械的地方只求充数而尽快完成任务，不盘算用的材料根本无法使用，经手的官吏又没有检查责任。这是只有兵器的虚名却没有使用的价值。使用敷衍的方法，教练年老怯懦的士卒，拿着迟钝易折断不能使用的器械，参

加一百次战斗就会失败一百次，这个道理是没有疑问的，临到事情才醒悟，还来得及吗？所以事情没有大小，都粗率，就是不求实际功效的弊端。所以我说三个弊端根源在朝廷，无数事情懈怠停滞在下面。许多事不能在此一一说来，我请求谈论比较大的五件事。第一件事是军队。我听说攻击敌人依靠智谋而不是力量，指挥打仗用智谋而不是以士卒多少来争胜负。以前指挥军队的人，用兵多的人经常失败，用兵少的人经常胜利。王寻等人以百万之兵遇到汉光武帝刘秀的九千人却失败了，是士卒多的失败而士卒少的胜利；苻坚以百万之兵遇到东晋二三万人却失败了，也是士卒多的失败而士卒少的胜利；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却被吕布打败，退却回到许昌以后，用二万人击破了袁绍十四五万人马，这也是士卒多失败士卒少胜利的证明。况且对于少数部族，特别难以用力量争胜，只能用智谋取胜。李靖在定襄击破突厥，只用了三千人，以后在阴山击破突厥首领颉利，也不过一万人。此外用三五千人在寒外战而取胜的难以数得清，所以打仗不在人数多，在于能运用计谋取胜。因此善于用兵的人，可以以少当多；不善用兵的人，虽然人数多却仍感到少。为现在谋划，增加军队就会损耗国力，减少军队就能击破贼寇。现在守卫边防的军队不下七八十万，可以说很多了。但是训练不精锐，又有年老体弱的虚数，所以十个人不抵一个人，这七八十万军队不抵七八万人使用。加上军队没有统一制约，支离分散。分散多了就成了少，是兵法忌讳的地方。这就是所说的不善于用兵的人虽然士卒多却显得少，所以经常打仗经常失败。我希望陛下昂然振威奋勇，激励众将领精心地训练军队，去掉年老体弱的士卒，七八十万军队可以得到五十万